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三三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

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
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
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
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
艮上兌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
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
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
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虚心受人君子之虚虚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
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
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六為咸其拇拇
大指也舉一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
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腓也
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也九四說之

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叔聆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肉所謂足肚者也其往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鐘不叩而鳴則妖

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傳說呂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

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
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孰感而孰隨也感於上
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
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
隨不正其敝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
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
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
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
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
見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
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
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
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伸之變
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
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

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
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間乎此一
身至虚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咸感之盛
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
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慵而已
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
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

非昏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虚似无思而非
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咸
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啟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
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
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
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
自頰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

易傳
卷之九
羽血氣壅闕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况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恒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恒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

終則有始荀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
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
復始所以恒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
臣罔終朋友隙末皆失恒之道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
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
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
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
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浚淺則出君
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
之薦揚興爲京兆以揚興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
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
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

易傳 卷之九 十七 齊 齊 齊
亡者二五相應皆恒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
其惟顏乎故擇中庸無祗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
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
免於羞辱矣蓋忽忻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
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

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
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
哉楊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也金
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
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敝猶弱君剛於臣其敝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爲恒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

居守恒之世當處靜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

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
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
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
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
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
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
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
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
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倖於
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倖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
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
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
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
爲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
歷山且遯管蔡不於曲阜孔子於陽貨同國孟子
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

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驪朝暮見何疾惡之
有見貨亦矚亡見驪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
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
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
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加遯四爲好遯皆喜
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

最後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楊雄仕於菴蔡豈仕
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
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
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
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
資不能爲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

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
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黃
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
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暱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
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龔勝機雲之
所以媿張翰也暱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

事也以已臣妾人則吉以已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
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
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蚤味遯之謏宜
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
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巷之顏汶上之閔
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
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
違時况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子孟遯
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
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
潤安能去之无不利决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
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
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
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况人乎天地之
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
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
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

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
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強而征也而征之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旣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豎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沉爲自安計豈大壯六二之謂哉

易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
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
小人如羝焉喜於鬪而徃於勝喜於鬪故技止於
一觸之勇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
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繫其角而後已羸與
羸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况不貞乎陽處父
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羸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
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
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
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
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與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
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
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耶

程子云輶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終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三三三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豕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

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
豐晝日三接而禮之頻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
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
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蹠盤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
於地爲晝三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
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
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瞠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
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
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
自用其力以坐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詒凶於身怡然於疑信之
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爲之初未受命於上
當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
信則諂且懟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

則諂對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於其君矣遠于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入燕而羣賢至是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遜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躡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鼯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则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

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
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爲晉之
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
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
日天下其不旱燠暵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
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
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
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
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
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
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
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雖柔猶
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白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
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
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

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
明而有自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
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
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
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
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
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
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
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
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
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
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
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殷用是二者是故以此
蒙犯羸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

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
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
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
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
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
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日明
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
爲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
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
以居易則爲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已
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
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願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
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

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晦已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揚氏謂接淅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

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二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閔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極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

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
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
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
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
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湯武
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試別而言之九三

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
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无狩一狩而獲
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
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
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
狩也勝商殺紂是大首也須臾五年是不疾也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
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
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
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
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
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主之與小
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
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並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
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
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
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
庭者出而肆於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
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
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
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
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

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此
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
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
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
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
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
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
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
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
而失則之時乎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
父子子兄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
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天
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
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
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
在彖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
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
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
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
以男女正爲大而况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
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
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
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各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
易矣各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
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
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

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偽欺乎言偽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始至子訓始穉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於二女文之刑於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鷄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隳時則有腐木爲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壺内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也褒姒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

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太任是已舜母反是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
 人易使人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
 愛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
 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
 之中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
 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
 愛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
 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
 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
 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无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
 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
 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
 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
 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
 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

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

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顏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

易傳 卷之十 九 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
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
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
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
寧舒與其禰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趨
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
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

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
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
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蕪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
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
值九四之火則涸彼爨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
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何也
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
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噐環之以
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

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寔弟張讓是也若非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故爲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爲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

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

誕寘之隘巷傳曰仁及奔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奔

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

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

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

它岐雖欲逃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覲之是其

遭也孰得而並是其覲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

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

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

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
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
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
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
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傳說武宗
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
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
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
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
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
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
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
上劓言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
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
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

易傳 卷之十 九 齋鶴亭
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皙相攻子產
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
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
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
義矣六三坤體爲中爲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
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

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
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
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
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
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
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
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易傳 卷之十 三十一 齊傳
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
六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
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
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三
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
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
之離而况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
孔明當之得之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
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
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
崇已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
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
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
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
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

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為雨
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
於肖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
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
蓋取諸睽章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終

誠齋先生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一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三三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
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
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
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

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
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
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
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
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
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
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
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
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

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
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脩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
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
以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
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

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
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
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
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
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
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
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
子以李固周顛當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銳欲
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則
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
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
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

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
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
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
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
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
郈孫接連以代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
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
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
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
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
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
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蓋能
一退内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

見是以吉且利也然彖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
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
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
正已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
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
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
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
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
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

三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
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彖之言蓋歎九五之无
助也與

三三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
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无難常不及爲過於爲

則擾不及爲則媮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
安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
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
未興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
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
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
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
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
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
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
却臧宮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多難旣徹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

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而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踈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

通媯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謹矣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駕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二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遠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三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煥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
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
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爲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爲
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
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
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
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

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
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
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
從諸爻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
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
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
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
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僞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
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

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疆弗友，剛克，燮弗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頂踵實而復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

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

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其所以爲中正也若或復損

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是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无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兌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

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四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弟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隣於歷山而堯爲之隣无

侶於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吊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踈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產容國人之議已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

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

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饒民文

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三三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已則約而豐以益已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已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已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已而益人卑已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

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沮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而况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已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已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已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已以益人未至也損已以益已斯至矣顏子服

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
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已遷善故復禮爲
仁大哉益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
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
陽剛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
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

其才而憂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
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有
利用爲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
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
也夫惟有天德之人爲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
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爲
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堯舜吳漢
即湯武桓温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求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求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穰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

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爲益而不爲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天王狩於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竇之益漢訓注之益唐茲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必告

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
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
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
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
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
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
惠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
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
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
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
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
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
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
象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已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
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
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
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
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
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
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
鄙塢是已

易傳卷十一終

